

南无袈裟理科佛——著

# 苗疆道事

## 第一卷 饥饿年代

百年前大拿尽出，百年后天地大劫，  
看少年人如何成为一代宗师！

MIAOJIANG  
DAO SHI

南无袈裟理科佛——著

# 苗疆道事

第一卷 饥饿年代

MIAOJIANG  
DAO SHI

■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苗疆道事. 1, 饥饿年代/南无袈裟理科佛著.-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321-6721-0

I . ①苗… II . ②南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01877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
策 划 出 品: 牧神文化

策 划 监 制: 王晨曦

特 约 编 审: 赵南荣

责 任 编 辑: 李 霞

特 约 编 辑: 蔡 为

装 帧 设 计: 主语设计

版 式 设 计: 彭 彭

书 名: 苗疆道事. 1, 饥饿年代

作 者: 南无袈裟理科佛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5.75

插 页: 4

字 数: 238,000

印 次: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721-0/I · 5364

定 价: 4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# 主要人物表



主人公：陈志程

称号：黑手双城，陈老魔，陈老大，大师兄

简介：原名陈二蛋，男，来自麻栗山，身负十八劫，会克制亲近之人，魔尊蚩尤转世，善良、腹黑，有谋略，是天生的领导者。

兵器 / 法术

小宝剑

《登真隐决》《清微丹决》《太上三洞神卷》

持咒了的童子尿

道心种魔

饮血寒光剑

《圆灵掌心雷秘解》

茅山掌心雷法

茅山神打术

炼妖观壶术

真武八卦剑

清池宫十三剑招

深渊三法——风眼，土遁，魔威

《神池大六壬》

八卦异兽旗

遁世环

洗髓小还金丹

广陵金丹

羽麒麟母佩

天枢星：张励耘

天枢星，道家称贪狼星，乃是足智多谋之星曜，主祸福、欲望。北斗七星的主星。

简介：七剑中的带头大哥，男，性格沉稳冷静，深谋远虑，是大师兄的智囊之一。特勤一组创始人员之一。是北疆王（天下十大之一）的外侄子。外号“小七”。喜好收藏银器。其独门法器是藏于腰间、看似腰带的软剑，上有龙虎符篆。并另有一把天枢剑，随身佩戴“羽麒麟”玉佩。

七  
剑  
人  
物  
介  
绍





### 天璇星：尹悦

天璇星，道家称巨门星。五行属阴土，化暗，主是非。北斗第二星。

**简介：**七剑的二号人物，女，为人个性强悍，爱恨分明。特勤一组创始人员之一。幻术高手。曾拥有法器“银萧”，现有“八宝囊”，另有一把天璇剑，随身佩戴“羽麒麟”玉佩。



### 天玑星：白合

天玑星，道家称禄存星。五行属己土，主福禄。北斗第三星。

**简介：**性格天真活泼，冰雪聪明，开心果一枚。男女不知。青城山酒陵大师的徒弟。精通符法，捉鬼能力超强。有一把天玑剑，随身佩戴“羽麒麟”玉佩。



### 天权星：余佳源

天权星，道家称文曲星。五行属癸阴水，天权伐星。主文采。北斗第四星。

**简介：**男，性格憨厚，擅长水战。曾在安南边境救过大师兄，后加入特勤一组。其人文采斐然，下笔千言。平时协助大师兄处理文件，负责撰写出任务后的项目报告。有一把天权剑，随身佩戴“羽麒麟”玉佩。

### 玉衡星：林齐鸣

玉衡星，道家称廉贞星。五行属木、火，主复杂、平衡，北斗第五星。

**简介：**林齐鸣，男，为人八面玲珑，善于调解矛盾关系。平时协助大师兄处理各门各派矛盾，以促进正道名门的统一团结。外号“小胖”，原本实力在七剑中靠后，但无意间获得了明末清初六大师之一傅青主的传承，实力突飞猛进。有一把玉衡剑，随身佩戴“羽麒麟”玉佩。



### 开阳星：董仲明

开阳星，道家称武曲星。五行属阴金，主财运，北斗第六星。

**简介：**董仲明，男，大师兄的秘书，人际关系好。原本天资平平，但服用了大师兄从天山神池宫带来的洗髓小还金丹，天资有所改善，但实力在七剑中仍旧是垫底。他的父亲死了，当初被寄养到亲戚家时是带着一条床单来的，因此得名“小床单”。有一把开阳剑，随身佩戴“羽麒麟”玉佩。



### 摇光星：朱雪婷

摇光星，道家称破军星。五行属水，司夫妻、子女。北斗第七星。

**简介：**朱雪婷，女，聪慧非常，心直口快。与白百合感情甚笃，被其戏称“小婷婷”。天生美貌。有一把摇光剑，随身佩戴“羽麒麟”玉佩。



第①章 十八劫和小白狐	1	第⑯章 小妮中邪	65
第②章 龙家岭第一密子王	5	第⑰章 哑巴努尔	69
第③章 五姑娘山的老道士	9	第⑲章 巫门除灵	73
第④章 麻栗山里的捉猴人	13	第⑳章 通家之谊	77
第⑤章 哭声能招狼	17	第㉑章 林中吊尸	81
第⑥章 命里十八劫难	21	第㉒章 茅山养鬼术	85
第⑦章 山鬼老魅聚邪纹	25	第㉓章 暗夜惊变	89
第⑧章 黄芽白雪神仙府	29	第㉔章 老鼠会与茅山宗	93
第⑨章 净手摸骨言转世	33	第㉕章 勇闯尸屋	97
第⑩章 道门三戒血咒生	37	第㉖章 杨小懒	101
第⑪章 神仙洞府一打杂	41	第㉗章 胖妞噩耗	105
第⑫章 如若有缘江湖再见	45	第㉘章 受尽屈辱	109
第⑬章 阔别三年又返家	49	第㉙章 女神和女神经病	113
第⑭章 学成归家把名装	53	第㉚章 被逼拜师	117
第⑮章 半夜枕边鬼唱歌	57	第㉛章 换魂之期	121
第⑯章 婴灵不散	61	第㉜章 自由，以及林中小屋	125

第 33 章 燃魂点灯	129	第 49 章 重返观音洞	193
第 34 章 逃亡被抓	133	第 50 章 危机进行时	197
第 35 章 化茧成蝶	137	第 51 章 杨二丑逞凶	201
第 36 章 地包天	141	第 52 章 恶枭殒命	205
第 37 章 勾心斗角	145	第 53 章 尘埃落定，各处离散	209
第 38 章 南明古墓阴阳灯	149	第 54 章 巫山后备培训学校	213
第 39 章 棺中有梯	153	第 55 章 十天禁闭	217
第 40 章 呼啸迷魂梯	157	第 56 章 静室修行	221
第 41 章 我弄死你	161	第 57 章 李道子的威名	225
第 42 章 斩草除根	165	第 58 章 我要一直活着	229
第 43 章 黄雀在后	169	第 59 章 跪与不跪，事关尊严	233
第 44 章 银牌子	173	第 60 章 坎坷毕业路	237
第 45 章 归根溯源	177	第 61 章 逐梦少年	241
第 46 章 老友重逢	181		
第 47 章 胖妞出事了	185		
第 48 章 大闹天宫	189		



## 第一章 十八劫和小白狐

我生于六十年代，身负十八劫，是一个早就应该存在于世的男人……

我是一个自出生起便有可能夭折的人，那个时候的我还没有大名。听人说，我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隔壁村的接生婆将我高高地举起来，扯着那能够吓死人的嗓子大声喊道：“嘿，是个娃崽！哎哟喂，看这两个蛋，忒大了咧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蛋呢！”

这位姓王的接生婆是这麻栗山十几个村和自然组的送子娘娘，这话一出口，就奠定了我“陈二蛋”的这个诨号。早先的时候，卫生条件不好，小儿容易夭折，所以乡下人在给自家孩儿起名的时候，讲究贱名穷养，越不像是人名越好，能避过阴神野鬼的耳目，免得被鬼神嫉妒，让老天收了去。

龙根子、罗大根、王狗子……听听，乡人的眼界普遍不高，通常也就只是这样的见识了。相比之下，我这陈二蛋的名字其实也还算是高雅，对不对？

我生下来就与别人不同。村子里别人家的孩子一生下来就哇啦哇啦地哭，那个欢畅劲儿听着就喜庆，而我却是一言不发，一双漆黑的眼珠子骨碌碌地转，好奇地打量这个世界。王稳婆接生的经验足得很，不过看到我这副模样却有点儿吓坏了，用指甲掐了一下我的屁股，结果我愣是一点音都没有，所以她又说了一句话：“这娃儿，怕不是来讨债的吧？”

说到讨债，这其实说的是一个在麻栗山传了很久的故事。讲的是民国年间，田家坝有一户人家，被自家儿子害得家破人亡。后来县上枪决那小子的时候，他突然说自己以前是那户人家的仇人，转世投胎到了他家，就是专门过来

讨债的。

山里面消息闭塞，不过山鬼野物的传说却数不胜数，每个在村子前晒太阳的老头都能够跟你讲一箩筐的鬼故事。那户人家早就绝了种，故事也不晓得是真是假，不过却一直流传了下来。不过听我爹，也就是龙家岭的赤脚医生陈知礼陈医师说，小孩儿在妈妈肚子里吸的气都是那脐带输入的，临盆之后脐带剪断，就要靠自己的肺来吸气，如果不哭，说明体质忒弱。

但是后来村子里面的人说，我娘分娩之前，龙家岭突然刮起了一阵黑风，大中午的突然一下就好似黑夜，整个天地变得一片漆黑，狗吠牛哞，吓得村里人抄起家里面带响的盆啊碗儿的使劲敲，以为是那天狗食日呢。可是当我一声不吭地生下来后，那黑风就没了，好像一点儿出现过的迹象都没有。后来村里人晓得了这件事情，结合我生下来不哭的情形，都传言说陈医师家的这个崽子邪性。

村里人还说我娘为了生我，生了一场大病，虽然后来不晓得是咋好了，但是仍有人说我不祥，是个讨债鬼。山里人迷信，时至如今，我还能够记得童年时总是被村子的老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情形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后来我听我爹我娘零零散散说起来的，印象也不深。不过好在小时候的我特别顽皮，也没有太强的自尊心，大人虽然也会说，但是也不会做得太出格，毕竟我爹是这大山里面的赤脚医生，在道路不通的七十年代初，十里八乡的人家都是要靠他看病的。

我出生便有一劫，那个只有我爹娘晓得，不过八岁那年碰到的劫难，却是记得清清楚楚。

俗话说，男娃七八岁，狗都嫌得很。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了风潮，虽说大山里面的影响并不算大，但是学校也停了课，当时的我才上二年级，本来就没有什上进心，闲下来就跟着几个小伙伴漫山遍野地胡跑。我有一个儿时的玩伴叫做罗大根，他爹是猎户，以前还没有收枪，他家有一把装铁砂子的猎枪，那是解放前留下来的，塞满火药和铁砂子，一搂火，砰地一声巨响，啥都拿下了。

那个时候罗大根他爹外号叫做撵山狗，缠着头巾，扎着腰带，背上一杆枪，简直就是所有孩童心中的偶像人物。我眼馋得很，磨了罗大根好几回，他终于

找了个机会，偷了他爹的枪，带着我和龙根子一起进了山。

麻栗山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，靠近湘西的土家族苗族自治州，已经属于十万大山的范围，到处都是深山老林子，那个时候很多地方都没有被开发，人迹罕至，到处都是野物，更有猛兽，说起来十分危险。不过既然是那狗都嫌的年纪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多少担心，傻乎乎的三个人扛着一把枪、两把柴刀，就兴冲冲地四处逛。

我们出了龙家岭，过了田家坝子，又过了螺蛳林，于是就进了深山。小孩子好动，一进山就没得边界地疯跑。那个时候正好是夏天，山里面有好多好吃的野果子，不过我更加在乎的是罗大根背上的枪，眼珠子一直都盯在那铁管子上。

“大根，给我搂一火？”我和龙根子不停地磨他，不过罗大根就是不肯。他爹是猎户，他也晓得装药开枪，不过舍不得，说一枪要有一块肉，要不然就亏了，肯定不能给我们拿来玩的。

不晓得过了多久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山弯子，旁边有一条小溪，龙根子指着前面的一丛草，说：“哎，大根、大根，那里有一个东西，好像是狐狸摆子咧。”

听到龙根子的轻喊，我们低下身子，眯着眼睛去看。果然，在那绿色的草丛子里，有一抹白色的绒毛，微微一动，突然露出了一个拳头大的狐狸脑袋来，白乎乎的，眼睛黑黝黝的像玻璃珠子一样，漂亮极了。山里的猎人对于狐狸这种东西很忌讳，说它能通灵，一般是不会惹的，不过我们这几个小子哪里懂这个，罗大根一边装着铁砂，一边去瞄那只小狐狸。

山里的孩子莫看着土里土气，不过有灵性，罗大根那年才九岁，跟着他爹打过不少兔子，这一回说不定能够打一只狐狸回去呢。

罗大根在那儿装枪，我也在旁边看，不过不晓得为何，我看着那只小狐狸的脸，尖尖小小，柔柔弱弱的，总感觉像是人一样。等到罗大根把猎枪装好的时候，那小狐狸好像是感应到了一样，把头扭过来，一对眼睛朝着我们这里看来。

我看着那小狐狸黑黝黝的眼睛，晶莹剔透，一下子就觉得我们这三个人实在是太缺德了，所以下意识地推了罗大根一把，喊道：“莫打了，莫打了。”

罗大根正在瞄准呢，结果被我推了一把，莫名就扣动了扳机，轰地一声响，吓得我们几个都尿了裤子。

我和龙根子是被枪响吓到，罗大根是被打偏的猎枪吓到，结果等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，那小狐狸早就不见了踪影。

为了刚才那一下，罗大根跟我干了一架，不过打完之后，我们又和好了。一摸裤裆，尽是尿骚，这猎是打不了了，天气又闷热，于是我们就下溪去洗澡。

谁知道我这一番下水，却是差一点儿死掉。

## 第二章 龙家岭第一密子王

山里面的孩子，打小就是从烂泥巴里面滚出来的，爬得山也过得水。我那个时候虽然年纪小，不过水性却是一流，一口气闷在水里面，可以憋好久都不用起来，整个龙家岭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过我。

说起来好笑，我们偷了罗大根他爹的猎枪跑出来，是琢磨着来打猎的，结果这边一搂火，三个小鬼头都尿了裤子，不得已只能跑到小溪边，把衣服裤子一脱，甩在旁边的岩石上，就直接跳进了溪水里。六月天燥热，钻了大半天山林子的我们全身是汗，也管不得许多，扑通、扑通都跳了下去。这条溪水不宽，有点湍急，不过深不过半米，也难不倒我们这些天天在水潭子里泡着的山里娃。

因为刚才擦枪走火的事情，罗大根跟我打了一架，泡到水里面还打了两回水仗，接着又好得跟亲兄弟一样了。他过来搂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二蛋，你狗日的是不是看上那小狐狸，想要带回去做媳妇啊？”

山里的老人肚子里都有一箩筐的故事，其中也不乏商纣王和妲己娘娘的传说。罗大根刚才瞄准的时候看到了那小狐狸的脸，也觉得像小女孩儿一样，回想起来止不住地后怕。我不理他这嬉笑，说：“我是为你好咧，打了小的招来老的，这狐狸最记仇了，要是它们家里的老狐狸晓得你杀了自家的崽子，到时候你家就别想养鸡了，也别想安宁。”

龙根子在旁边笑，他话不多，人老实又胆小，稍微洗了一会儿就上岸，又把尿湿的裤子拿来洗。我懒，又贪玩，求他帮着洗一下，我再去水里面耍一会儿。

我们那个时候穿的裤子都是自家土布做的，裆下面补了又补，还渗透着我刚才那一泡热尿，龙根子当然不肯。我数了数自己的家当，发现也没有啥可以交换的，于是就不管了，说放那里就是了，我先去潜两回，到时候再洗。罗大根也有玩心，说：“好，我们两个一起比打密子，看谁打得久。”

这所谓的“打密子”，其实就是把头沉到水里面去，看谁潜得久。我历来就是龙家岭的潜水冠军，哪里会怕他的挑战，于是大声说：“好，打就打，谁怕谁。”

罗大根让龙根子把我们的衣服、随身物品和他的猎枪看好，接着跟我齐声倒数三二一，然后就一起沉下了水。

两人一起沉水，我看到那家伙比我稍晚了一点，知道他是在耍巧，不过这点时间我也不怕他。我沉到溪水下面去的时候，那溪水往下游冲，人也跟着往下漂，下面是一个水潭子，我怕冲下去后罗大根耍赖，于是把两只脚盘在一起，像庙里面的菩萨老爷，观音坐了莲台，然后用手去抓住那溪水里面的一块很大的岩石，把身子固定住。

在水下憋过气的人应该晓得，这憋气分三个阶段，第一是下水的时候，胸口里有一股气，怎么着也能够坚持十多秒，然后气完了就开始要憋，难受得紧，忍、忍、忍，忍到了那个劲儿，就差不多又能舒坦好一会儿了。

我在水里面憋气的功夫从来没有输过，最是自信，所以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也还是蛮轻松的，偶尔还会睁开眼睛去看罗大根，瞧见他脸鼓鼓的，仿佛很难受。

看他难受，我的心里面就安慰了一点，一直鼓励自己坚持住、坚持住，过了那一个坎儿，我就赢了。

我在心里面数着数，那个时候的我能够从一数到一百，不费劲儿，一点点地数，就等着赢呢。结果乐极生悲，我一直抱着的那块大石头终于承受不了我的重量，漂了起来，开始往下滑去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有些惊慌，手往下面摸，想要抓到一个可以固定住自己的东西。没想到那岩石一浮起来，下面就好像有东西冒出来，我手掌就摸到了一块滑滑腻腻的东西，好像是烂泥，又好像是大鱼摆子。还没有等我反应

过来，我就感觉到那东西滑到了我的脖子上，尾巴拍了一下，我脖子上一阵刺痛，半边身子如坠冰窟，于是使劲地挥了一下手，刺痛感没有了，心里面放松了一点，还想着继续蹲，结果一看前方，罗大根已经站起来了。

那家伙起来了，就代表我赢了，我陈二蛋龙家岭第一密子王的名号就还在，所以我也没有坚持，一下子就从水里面站了起来。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小伙伴的欢呼，而且还看到罗大根发疯一样地爬上岸去。而在岸上面，我还看到几只野猴子在草地上又蹦又跳，一边龇牙咧嘴，一边朝我这边丢石头。

麻栗山靠近外面的世界，山里面虽然有猴子，不过不多，我看到那几只红脸猴子也觉得新鲜，一时间就愣了神。

等我看到罗大根爬上岸，朝我大喊大叫的时候，才晓得我耳朵里面有水，什么都听不清楚，只能瞧见他疯狂地挥手，于是一甩脑袋，这才听到了他的下半截话：“……快上来，水里面有鬼啊！”

罗大根的表情好诡异，像见到鬼一样，我刚想笑，结果这个时候我的脚被什么东西猛地一拽，整个人就扑通一下被拖到了水里。

我感觉一对脚踝被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死死勾着，然后把我猛地往下游拽，我几次栽到水里面，又几次爬出来，结果每折腾一次，力气就少几分。

那是我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记忆，整个世界都是黑乎乎的水，我奋力挣扎的唯一目的，就是想多吸一口空气。

不晓得翻腾了多久，我感觉拽在我脚踝处的那铁钩子突然就松开了，然后下意识地往岸边扑腾了两下，接着就被几双温暖的手给硬拽上了河岸。

当时我灌了太多的水，整个人的记忆都是模糊的，等清醒过来的时候，耳边充斥着龙根子嚎啕大哭的声音，像号丧一样。

那个时候的小孩不懂得做人工呼吸，醒过来的我一阵恶心，吐了两回，肠子都打结了。一打听才晓得，罗大根和龙根子把我拖到林子里后，大根跑回村子里面去喊大人了，而我刚才之所以得救，是因为突然有几只林子里面的野猴子帮忙，把水下面的鬼打走了。

我问那鬼长什么模样，龙根子吓到了，结结巴巴地说像黄鳝，又有好多毛，后来又好像是一个小孩子……

“那些野猴子呢？”我又问，他说跑了，我们上岸之后，就跑到林子深处去了。

罗大根没多久就把大人叫了来，有他爹，也有我爹，还有村子里好几个管事的大人以及邻村的猎户，乌泱乌泱一大堆人。我们这一次出来，最主要是受了我的怂恿，我爹本来都准备好了大柳条子，结果看到我这脸色惨白的模样就心软了，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黑着脸朝着水里面骂了几句。反倒是罗大根回家后，被他爹吊在房梁上，用那根牛皮带抽了半宿。

在山里面，小孩子不能私自玩枪，这是犯了忌讳的。

这件事情算起来是我坑了罗大根，所以他被他爹锁在柴房里面挨饿的时候，我还去自家院子的鸡窝里摸了点鸡蛋，给他送了好几次。

本以为这事情差不多就结束了，毕竟是三个小屁孩子，那溪水里到底有没有水鬼，谁也说不准。不过没想到第三天我脖子就痒了起来，一开始还以为是蚊子叮的，结果越抓越痒，足足抓了一晚上，到了第四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半边的脖子都是血淋淋的，手上满是沾着鲜血的鱼鳞片。

### 第三章 五姑娘山的老道士

小孩子瞌睡重，一夜翻来覆去地挠，却一点儿感觉都没有，等到早上醒过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一枕头的血，就吓得哭了起来。

我爹在我之前还生了一个女孩儿，取名叫大凤。我姐大我三岁，那个时候还跟我睡一块儿，听到我哭，也醒了过来，看到我满脖子血肉模糊，也吓得半死，大声哭喊：“我弟弟要死了，我弟弟要死了，爹你快来看啊！”喊了好几声，我爹才从吊脚楼下的院子里“噔噔噔”地跑了上来，冲进房间里面一看，只瞧见我半边脖子都是血，那填着稻草的枕套子也都是血沫子，顿时吓得魂都飞了，拍拍我的脸，问我难受不。

我点头，说难受，脖子好痒，痒得要命，忍不住就想要抓。

我把右手举起来给我爹看，那手上也有好多干涸的血浆，一夜变长的指甲壳里尽是肉沫子，看着十分恐怖。我爹是山里面的赤脚医生，除了去县里面培训过之外，祖上也传了一些中医，看到我的瞳孔没有涣散，虽然身子虚弱，但精神头也还好，就松了一口气，让我姐去厨房端盆热水过来。

我姐乖巧，很快就去拿了布帕子和热水木盆来，我爹抱着我换了一边床，将双手洗净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帮我将脖子上的鲜血给洗尽。

因为挠了一夜，好多伤口都结痂了，血迹也硬，所以很难弄，那水太烫了或者手上的劲儿重了，我就疼得直哆嗦。我爹表面上是个粗声粗气的大老爷们，不过却也心疼幺儿，我的每一声喊都仿佛戳在他的心窝子里一样，他眉头皱起，下手越发地轻了。

我爹足足给我擦洗了半个多小时，这才把我的脖子给洗干净。仔细一瞧，